

陈继达 著

圆月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圆月

陈继达 著

李永璞先生
钟仁

陈继达
2005.10.5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圆月/陈继达 著. -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5.6

(文学时空作家书库·第5辑/一叶主编)

ISBN 7-5034-1639-4

I. 圆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0614 号

责任编辑:杨玉文 书名题签:陈继达

封面设计:文学时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刷装订: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:101113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3.875 字数:333 千字

印 数:2000 册

版 次: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0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印厂负责退换。

第一章

从一扇小门摸黑偷偷出来，就是一条狭长的小通道，挡在她前面的就是一堵不太高的围墙，旁边正好有株小树。她先把布提包挂在枝杈上，双手紧紧抓住石墙缝罅，右脚尖着地用力一点，跨上墙头，顺手拿起布提包，轻巧地翻过了墙。

汪汪汪……

狼狗叫了起来，围墙内那座黑糊糊城堡般建筑物的灯一下亮了，呼啦啦几扇窗门打开了——

“有人逃跑啰，来人呀！”院子里有人惊呼。

她撒腿急跑，猛地打了个趔趄，绊了一跤。幸好，附近有片树林，她像头小野兔般窜进去，伏着不动。呆了一会儿，她双手轻轻撩开枝叶，瞪眼斜视，在朦胧月色中，那扇黑漆的大门打开了，从里面闪出三五个人影，站在门口四顾张望，其中两个向她这头跑过来。她缩成一团……噢，原来他们是追赶北边路上一个行人，这时，一辆摩托车恰从南边飞驰过去，在那人身边骤然地停下，让那人搭上车……

“站住！”这边人拼命吆喊，可那摩托的引擎又响起来，把那两人丢下。

直到那条狼狗不叫了，那几个鬼蜮似的人败兴回去，陆续

钻进院子，激起一阵吵吵嚷嚷，紧接着—辆警车冲出那扇大门，直向北飞驰……

人声逐渐地消失。灯，一盏接—盏熄了，留下的是那座耸立在惨白夜空中的建筑物，它象—头怪兽般蹲伏着，好似等待着什么猎物。

她惊魂稍定。意识到这里不能久留，她感觉自己的身后好像有无数双手向她伸过来，随时要把她逮住似的。她拨开树枝、杂草和藤蔓，漫无目标地爬呀钻呀，顾不得手脚脸面被枸杞、荆棘扎得生痛，衣服被撕破。她终于到了林子尽头，这里的天明亮得多广阔得多，一束灯光从丛林间透射过来，似乎还听到溪水汨汨的流淌声。她爬上个土坡，向对面了望，见鬼！耸立在对面的不就是那个公司么？灯光耀眼，似乎还隐隐约约听到歌声。昨晚在那个歌舞厅不是同那个负心人相遇了么？天哪！这个遭刀劈雷轰的冤家竟然做了陈世美，变成钱家看家狗！她心头再次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！血液沸腾起来，一下子气昏了过去……

她又被冻醒。浑身彻骨寒冷。

仰望着昏黑的天空，残月被一朵朵乌云追逐着，躲躲闪闪，发出惨白的光。她撑起身体爬起来避开那幢歌舞大楼的灯光，绕道向西过去，终于走出这片树林，来到马路口。

哪里去？乘火车回家好呢，还是上金山找雷哥？她茫然然，好像自己变成大海里—叶孤舟。在这个灯海世界，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大？现在自己在哪个方位也搞不清。她站在那里呆呆观望，嗯，那个被灯光染得如朝霞般的地方，可能就是金山皇家工地？！是的，金山是在城的西边，离金山不远的西南角就是火

车站。哦，对，那里的探照灯光柱在夜空中扫来划去，还传来了火车一声长啸。她撒开腿奔走。

马路空荡荡几乎没有人往来，一切好像都已睡去。只有路边的树在寒风中发出沙沙的战栗，还有那躲躲闪闪的残月紧跟着她。她走月亮也走，她停月亮也停，只有月亮同她作伴。偶然还遇上一二辆汽车在她身旁闪过，不由引起一次次惊悸。

呜呜呜——

一辆白色警车气势汹汹在后面追来，她吓蒙了迈不开脚步，但出于一种逃生的本能，一头扎进一条弄道躲起来。她屏息着等待那辆尖叫的警车远去后，探出头来张望，瞧瞧没事了，才敢出来。她估计刚才这辆车子就是昨晚押送她到那个鬼地方的那辆。为什么向火车站开去？他们一定还在抓她。火车站万万不能去呀，还是去找雷哥好，他是她心中惟一的一盏明灯。于是，她钻进一条小巷。这条孤寂的巷又窄又长，不知通向哪儿去，半天也遇不到一个行人。只是双脚着地发出点声响给她壮了胆。她终于走出这条小巷，又七拐八转，前面就是一条灯光璀璨的大街。在灯光下看看自己身上穿着这样的单衣，提着这么个花布包袱，会一眼让人看出是个逃命的。于是她又犯难了，若在街上走被人看到咋办？！她尽量放慢步子在街道边屋檐下行走，又恐遇上夜总会、影院散场的观众，或夜游青年男女引起他们的惊觉。走完这条街道，横在她的面前又是另一条街，不知该向左还是向右。猛地，她远远地看见两个鬼鬼祟祟的人从一条小巷里出来，顿使她身上的每根汗毛倒竖起来，她急忙躲在街道旁一株白杨树荫下，双腿像注了锡似的抬不起来。静候半晌，见那两个家伙走进另一条小巷，她又颤颤惊

惊挪动着脚步向前走，旁边是条巷弄，她不容思索倏地闪进去，可是条死胡同，觉得这里好熟悉，怎么旁边也有一间馒头店紧挨着，前面的檐下还挑出那个招牌？！在暗淡灯光中现出“春来旅馆”四个字。她猛吃一惊，这里不就是去年住过的地方么？她掉头想溜，但瞧门缝里还透出灯光，她弯着腰贴着门缝往里望，噢，那个云香还在值班呢，她勾起手指“笃”地敲了一响，那手好像被火灼痛了似地缩回。她怕惊动房主人和旅客……

她害怕街上那两个歹人突然过来，又抖大胆子再敲两下往里瞧：云香醒了，揉揉眼睛拖着那件军大衣，正来开门。

“啊，是你——”

云香惊讶了，可她迟疑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屋。云香急忙拉了她一把，将门闭上，生怕有人接踵而至。云香见她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衣，忙脱下自己的罩衫给她披上。

这个下巴长着颗黑痣的美人，不就是去年曾来此住过么？在这么个深夜干嘛跑到这里来？！云香暗暗地想。云香望着她提着个饱鼓鼓的花布包袱，消瘦的脸苍白，左额角还刻上一划血痕呢，衣服和裤管子有几处被什么东西扎破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啊？”

可她仍没回答，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云香，目光在她脸上扫来扫去，好像捕捉什么似的。“怎不认识我啦？我是云香。”她望着云香给她穿的大衣，一股暖流开始在心里涌动，眼睛湿润了。她只是点点头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但她不敢坐下，神情很是不安，目光盯住那条黑洞洞的通道，好像里面藏着什么个怪物，瞪着一双大眼睛……

突然，她惊恐起来欲走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要走！”

“外边有狗！”

她领会云香的意思，是指街上那两个鬼鬼祟祟的人。顿时，她簌簌地落泪，低声哀求：“你要行行好救救我。”云香更被她这种异乎寻常的举止弄蒙了。

旅客们睡得很沉，还有一个在梦呓。楼上的老板娘好像被惊醒过来了，发出咯咯咯的咳嗽声，好像母鸡下蛋时的叫声。云香连忙熄了灯，两人中止了谈话。

老板娘的咳嗽声也停了，屋里恢复平静。

这个旅馆就在金山东边山麓不远处。木结构三间小楼房可住七八十个旅客。设施简陋，价格便宜，每个铺子只有三五元、十来元一夜不等价格，又因离城西劳务市场近，来住的都是外地来的民工。当火车一靠站，如潮的民工汹涌过来，这个小小的客栈往往被挤得暴满。云香深深记得这个下巴生着一颗美人痣极标致的女人，去年来过此住过的。那次她来，还伴着一个伟岸英俊的男子，和一个三十来岁粗实黝黑的女人。云香见这个长得如此倩丽的女人，一定和那个男子是夫妻关系，特意将他俩安排在单人房间。这是客栈惟一高档次的铺位，供临时贵客备用的。云香推她同那个男子进房，可她急忙退缩，脸蛋霎地飞上片红霞，说自己不是那个男的妻子。那个男子也很尴尬，向云香摆摆手，赶紧推着那个粗壮黝黑的女人进去，说她才是他的妻子。他自己呢，便到大厅找统铺。

他们三人睡下不到一刻，忽地外面又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一个有病的老妇人，还有一个左手搀扶着老妇肢窝、右手拄着根拐杖的老头儿。他俩喘着气站在那里。这可使云香犯难了，房间都住满了，要睡只得打地铺，让这两位老人睡在地上，她又觉得不合适。她见此情况，立即拉女伴下床，出来对云香说：“这间让大爷大娘住。”云香问：“那你俩呢？”她笑着回答：“找个空地好了。”云香深受感染，但她又犯难，打地铺都是男的，怎么好叫她们睡？于是，云香指指登记处自己那张床铺，说：“你俩去睡我那张好了。”她问：“你呢？”云香笑着说：“我嘛，值班呀，坐在桌前打个瞌睡不就行了么？”

“你们真是好人，真是好人。”那位老人站在那里观看半晌，连声赞扬，扶着老伴颤颤巍巍走进房间。

第二天，那个男子上金山了，他的妻子也被人雇佣了。再过一天这个情女人也被人雇佣了……

云香在黑灯瞎火地回忆这一幕幕。这个女人站在那里抖瑟着，竖起耳朵注意屋外的动静。

云香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女人今夜会跑到这里来，她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她想起刚刚离开的那两个鬼头鬼脑来查铺的人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但她相信这个靓丽的女人是好人，她决不会做坏事。

云香咬着她的耳根悄声问：“你有啥事不敢同我说？”她终于开口：“我怕——”云香抱住她追问：“怕谁？”她犹豫半晌，终于说：“这个旅馆的老板！”

“是嘛！”云香惊恐地松开紧抱着她的双手，变了脸色，不

敢往下问了。这个旅馆的老板周阿太，长期在外替一家大公司当保镖，看来刚才外面进来搜查的那两个家伙，就是他手下干事的。坏了，这个女子一定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她一定遭到周老板或其他什么人欺侮，可她为啥自投罗网呢？却使她想不透。她好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，想马上打发这个女人离开客栈，害怕周老板在这时突然回来，或者被老板娘发觉，不仅自己丢饭碗，还要危及这个逃命女人的安全，可又于心不忍，外面天气这么冷啊，一个女人家独自在街上行走怎么行，如果遇上那二个家伙咋办？！这女人绝不会做坏事，是个善良苦命的女人。

云香又怜悯又害怕又焦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那个女人的心也在扑通扑通地跳，也怪自己稀里糊涂怎么会重新误入这个是非之地呢。但她也认定这个店妹子是个好心肠的人，绝对不会出卖她，她只怕周老板或街上那两个人会突然闯进来，不只殃及自己，还会连累这位好妹妹。她想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可云香又紧紧抱住了她，无论如何不放她走。

征雁掠过夜空，发出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”几声哀叫。

忽地，服务台电话铃声急促响起。

“谁？啊……”云香拾起话筒的手被火灼了一样，急将话筒搁下。她吓出了冷汗。那个女人听出电话里是谁，十分惊惶。

云香的舌头僵住了，可楼上的老板娘却在那里接话。“什么样的旅客？”她噙声噙气问，并带有几分睡意。

糟了！楼下两个女人的两颗心一下子提到嗓门，每根神经快要崩了，她们屏住气听。继续传来老板娘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没

有,没有,干嘛半夜三更打电话,神经病。”“嘭”地搁下话筒。

.....

云香的心稍舒,不知所措。

“我走。”

那女人悄声说,在黑暗中瑟瑟索索好像在脱掉云香给她穿的那件罩衫。

.....

“慢走!”

那条弄道里的灯忽地亮了,不料客栈老板娘已站在楼梯头。

那女人双脚钉在地上动弹不得,云香也被惊呆了。她俩望着老板娘一步一步从楼梯上慢慢儿下来,顺手拉亮了灯,房子里一下变得惨白雪亮。

老板娘穿着件藏青拖地的睡衣站在那边,那张扁圆带有麻点的脸,弯弯的眉毛间含有几分愠怒。她先向云香瞪着眼,说了声:“你好大的胆子!”又走到这个女人的面前,半天才认出这个似曾相识的女人:“嗨,原来是你呀!为什么三更半夜跑到这里来?”

云香只是叫苦,但她知道太太是个“刀子嘴,豆腐心”的人,同老板的阴阳怪气完全不一样。既然事到如此,她只好想如实地说明情况,“太太……”她的话未说出口,却被太太抢先说了一通:“瞧你还不知罪,在事实面前还想狡辩?常言道‘站在人家屋檐下,头要低三分’。刚才周老板来电问话,你为啥不回答?他若回来知道这情况,还肯饶你么?难道你不怕丢饭碗么?”她连说几个“么”说得云香低下头来,但云香从她的语气

中品味到几分温存，她忍受着并任其数落。老板娘移步到这个下巴长着颗黑痣的女人面前，瞧瞧她苍白的脸上的一抹血痕，手提一个花包袱觉得好蹊跷，转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好个美人儿，那个大公司跑出来？谁叫你长这张好看的脸孔，一定被人家欺侮了逃出来的，是么？”她说到这里若有所思地停了停，又接上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看一定是被什么老板看上了。女人嘛，脸长得好看是福——也是祸呀，你若没有这张叫男人看了喜欢的脸，今晚也就没有这等麻烦的事情啰。不过，要是我有你这么好看的脸，还用得着外出打什么工？早当大老板的姨太太了，闲在那里享清福呢。”

那女人打了个寒噤，但从老板娘那张扁平的脸、弯弯眉毛下的瞳仁中，看出她对她还有几许怜悯。

“不过，当好人家的姨太太也难呀！天下没有一个好男人，尤其是那些有钱的男人，尽管你花容玉貌，被他玩腻了，就会随时被丢掉。你漂亮，可还有人比你更讨他们喜欢的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客栈见过几个女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。”

那女人闷声不响，她心里火烧火燎，哪里有心听老板娘的长篇议论呢。

“告诉我，你从那个姓钱的公司逃出来的？要抓你回去是不是？”

那女人摸不透老板娘安的是什么心，站着不吭声。

“求求太太，您放她走吧！”云香见情势紧迫，扑通一声跪在老板娘面前哀求，竟然泪下如雨。

“啊，你这是干嘛！”

……

老板娘傻了眼，慌忙扶起云香并连声说：“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心眼好，但大婶的心也是肉长的，也有一颗同情的心啊！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，好了，好了，快起来。”她扶起了云香，想起了刚才自己的男人来电，又问那女人：“你是不是从那个姓钱的老板公司来的？”那女人点点头。老板娘感到事情严重，也害怕起来并自语道：“你怎么会碰到他的手上，谁个不知他业大势大，在这里的市长见他也忌三分呢。我那个刀挨的，为了在他家混口那剩菜残饭——唉！”

云香和那女人听了老板娘的这些话后，紧绷的脸才舒展开了。

老板娘问云香刚才来查铺的是谁？云香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他们只是自称是什么保安队。”

.....

老板娘怕这个女人这样出去会遇到他们，于是，她开门先亲自到巷弄口瞧瞧，见无人走动，才放那个女人走。

她，又投入了黑夜。在老板娘指点下，她跌跌撞撞走进一条狭长的大街，再向右转了个弯，向前直去。这时，灯光渐渐亮起来。她抬头仰望，前面是不是金山？耀眼的灯光照得半个天空通红，耸立在黑莽莽山顶的探照灯光柱，就像一把倚天的长剑刺向这个城市上空。那里就是皇家大楼，雷哥一定还在开夜工。她好像在无际无涯的大海航行见到了灯塔一样高兴……

弟兄们呀，加油干哪，嗨喳嗨喳。

不怕冷呀，迎天亮哪，嗨喳嗨喳。

多流汗呀，换口粮哪，嗨喳嗨喳。

搞建设呀，奔小康哪，嗨喳嗨喳。

.....

工地沸腾，夯歌阵阵，她的心被吸引着，加快了脚步。猛地，她被地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跤，差点儿栽了个大跟斗，手中的布提包扔到老远。她扭头往后看，只见黑糊糊一团东西堆在路道上，走近瞧——

吓！人？！是人！横躺在地上。她被吓破了胆，捡起布包欲跑，可又听那人一声轻微的呻吟，啊，这人还活着！她掉过头走近俯身仔细看，紧张的那颗心几乎从胸膛中跳出来，“来人呀，救命——”她不顾一切喊起来，可喉头好像又被一团棉花塞住……

第二章

这是近郊医院，在晨曦薄雾中露出它的清晰轮廓。这时，医院大门已洞开，挂号或验血的病人稀稀落落在里面走动。

一辆三轮车开进院子，在急诊室前面平坛停下，从急诊室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医生，帮助那女人和老车夫将车上昏迷病人抱到里面放在病床。

老车夫向那个女人伸出手：

“钱！”

“车费？……”她摇摇头：“我也是个过路的……”

“不是你的亲属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老车夫瞪着眼睛望着这女人。她穿着件不合身材的旧军绿棉大衣，右肘挎着个蓝色印花布包子，消瘦的脸显得十分疲劳。听听她的口音也不是本地的，的确像个赶路的外地人。

“大伯，难为您，谢谢搭救！”那女人见老车夫不走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伸手在衣袋里掏了半天，才摸出一张钞票。她抱歉地说：

“给！我实在没带多少钱，只有这五毛，拿去。”

“嗯，不要，不要！”老车夫不肯接她手中的钱，他见她很诚

实，深受感动地说：“你做了好事，还感谢个什么，这也是我的本分！”

她的手停在空中，流露出感动的神情。而那个老车夫好像怕惹是生非似的，急急忙忙将车子推出医院大门，跨上骑走了，到了老远掉过头来望她一眼……

“还呆在这里干嘛！快去挂号。”急诊室里那个年青医生催促着她。

“挂号？”

“是嘛，快！”

那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大踏步过来，着急地说：“这病人得立即进行手术。”

她又犯难地说：“我不是病人的亲人，是个过路的。”

那医生浓眉大眼，惊讶了：“什么？不是病人亲属？”

她愁着脸：“那还有假！若骗您，雷辟的！”

那医生听这话友善地笑了笑，与她四目相对。他望着这个裹着一件不合身材的军用棉大衣、洁如白玉而消瘦的脸上还残留着一划血痕的女人，好像对她的行动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。但那个危急的病人在提醒他不容蘑菇，他急着嗔怪：“不是你的亲人，何必自找麻烦！……”

顿时，她流出了泪，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感到十分委屈。青年医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，向她笑了笑，好像表示歉意。

“跟我来！”那年青的医生急急忙忙带她到大厅。这时挂号室前排着一条长蛇，那医生拨开人群挤上去，向铁栅栏圆洞口望去，里边端坐着一个涂着红唇膏、嘴巴尖尖、烫着金丝头发

的女人。因上班时间未到，她充分利用空余勾着头聚精会神地打毛线。

“急诊，挂号。”

她听到窗外有人喊叫，缓缓地抬起头往外望了一眼穿着白大褂仪态英俊的年青医生，视线又落在他身边那个俏丽女人的脸上扫了扫，大为不悦。老半天，她放下毛线衣并伸出一只戴金手镯的手：

“钱！”

“钱？”

“是呀，你有什么？”年青医生扭过头问身边的女人：“挂号费五元。”

“还有 CT 三百元！”红嘴唇又补了一句。

“可我没带钱……”这个女人发窘了。

“哎呀呀，不带钱来医院看病，可我还未见过这样的事。罗医生。她是你的什么人？长得倒标致，可这样不懂世理……”

“她是个过路的，救了路上一个快要昏死的妇女……”年青医生深为感动地大声解释。

簇拥在窗口的人群，一个个的眼睛望着这女人，她那洁白消瘦的脸颊顿时绯红，眼眶湿润了，低下头斜视着抱在怀里的
那个景泰蓝花包袱。

“特殊情况！”

“救人要紧，先给那个重病人挂个号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……

大家七嘴八舌也嚷开了，情绪逐渐激昂起来，有的还责怪